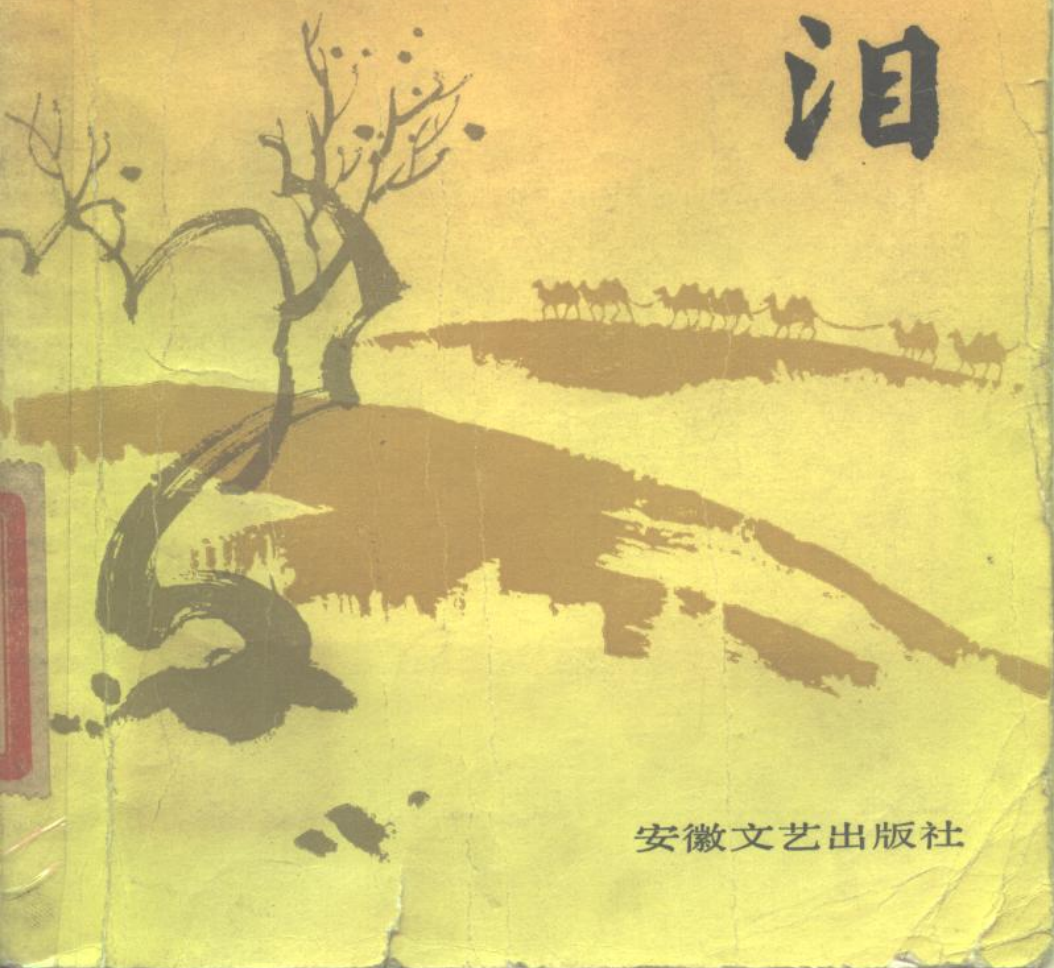


胡楊 泪



安徽文艺出版社

报告文学集



胡 杨 泪

安徽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沈小兰

封面题签：黎光祖

封面设计：宋子龙

胡 杨 泪

本 社 编

*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625 字数：341,000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900

统一书号：10378·41 定价：1.79元

DD40/31

目 录

天·地·人	理 由(1)
-------	--------

解 放	陈祖芬(42)
-----	---------

披 枷 行	
-------	--

——改革家夏鼎湖轶事	乔国良(76)
------------	---------

全凭这颗心	
-------	--

——刘宾雁纪事	胡 平 张胜友(108)
---------	--------------

胡 杨 泪	孟晓云(146)
-------	----------

草 原	肖复兴(165)
-----	----------

“修氏理论”和它的女主人	
--------------	--

——记中年女医学科学家修瑞娟	胡思升(185)
----------------	----------

天上人间	
------	--

——我国第一颗同步卫星上天记	郑 重(209)
----------------	----------

为了下一个早晨	杨匡满(232)
---------	----------

第一枚金牌

——记奥运会史上我国第一枚金牌获得者许海峰

徐子芳(241)

军中好男儿

王文杰(270)

从马丁·伊登到马克思

——一位青年战士的思想轨迹

王 矛 黄汉民 李坚(298)

杭州市001号

罗达成(307)

深圳特区三姑娘

关 鸿(334)

家书抵万金

——《傅雷家书》和傅聪

叶永烈(348)

毕竟东流去

——记山西省运城地区的一场斗争

王兆军(374)

关于格林纳达的对话

刘亚洲(407)

天·地·人

理 由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人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

——引齐奥尔科夫斯基语

您 贵 姓？

一列开往北京的快车，沿115度东经线，从南方向北方，穿越广袤的中原。

车厢里，两个萍水相逢的乘客在闲谈：

“你贵姓？”

“我姓X。你呢。”

“我姓Y。”

“你的家在北京吗？”

“是，住了好多年。”

“呵，我也是。你是出差回来的吧！”

X说：“我刚采访回来。”

“采访了什么地方？”

“深圳。”

“真巧！我去深圳探亲，住了一个多月。”

“你觉得深圳怎么样？”

“我……临去探亲前领导特地指示，要我自觉抵制深圳的精

神污染。”

“你做到了吗？”

“做到了。一，人多的地方就躲开。二，什么东西都不买。三，不看香港电视……”

自称“X”的乘客听了一惊，赶快敲敲自己的脑袋，担心中枢神经带回资产阶级的病毒来，他睁眼看看四周，糟糕！果然有点异样。

列车在运动，车窗外的天地好象环绕一个个无形的轴心在转动。他刚刚经历过一场旋风式的采访，当地主人邀请他去的地方他去，没邀请他去的地方也擅自前去，目睹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天地，维持人体平衡功能的小脑还来不及调节。他看看这节硬卧车厢，上中下三层铺，一拉溜儿十好几排，坐在下铺的旅客头顶低矮的中铺，弯曲的膝盖顶着对面陌生的膝盖，狭窄的走道恰好容下一个男子汉的宽肩……三十年一贯制的车厢，五十年代就是这个样子，车轮碾过一个又一个岁月，八十年代还是这个样子。

哎，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铁道部有铁道部的曲衷，更何况乘务员服务态度极佳——X乘客没有忘记一分为二的教导。

列车向北疾驰，天光渐渐暗淡了，由深蓝、绛紫而青黛。沉沉夜色笼罩着无边无际的田野，沿途驶过一座座城镇，窗外闪过疏疏落落的灯光，又勾起凭窗乘客的遐想。那一片片掠去的灯火，倏明倏灭，多么象荧光屏上跳跃的符号。北方的农村经历了三十年的煎熬，正在变得富庶，听说许多农民的腰包胀得鼓鼓的，一些万元户乐得心怦怦跳。大概是含财不露的古老传统，加上此时此刻苍莽的夜色遮掩了沃野，使铁路两侧的农村还没充分显示出它的富有。灯火和灯火之间的间隔拉得很长，光电符号跳跃的频率很慢，犹如一首慢板乐曲的节奏，在长途旅行中盼待灯火的出现令人心焦灼。他的遐想也如这灯火一样在跳荡。蓦的，眼前又跳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什么是财富？不是钞票，不是存款折，不是统计数字，而是照亮大地的光华。X乘客如此武断，是

因为从五十年代起，“苏维埃加电气化”这句名言就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了。

越想思绪越零乱。刚刚告别深圳，在非洋人的天地里开了一场洋荤，自己是不是讨了一副偏光眼镜架在鼻梁上，回来看什么都有点儿不对格了？在那里采访的时候，别人早就看惯的东西他才发现，别人早就明白的事情他仍懵懂，别人不置一笑的故事他偏去寻味、沉思。

他想起在广州停留时听到的一件事：有一位内地人因公务前往深圳，朋友们劝阻说，很快就要整党了，不去为上策，去了说不清，这是好心朋友对你的爱护。

他又想起在深圳采访时听到的一件新闻：某省代表团赴深圳参观学习，出发前宣布以非常时期访问非常国度的规定行事，代表团成员在深圳不得单独行动，上街必须二人同行……

他的耳边响起一个绕梁三年而不绝的声音：深圳，您贵姓？姓“资”还是姓“社”……

速 之 迷

一九八二年初，我从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归来，曾经采访过深圳，这次重游旧地，是一九八四年初，恰巧相隔两年。

记得前年在深圳的一个雨夜，诗人韦丘、画家林墉和我，三人结伴同行，去华侨大厦二楼参加一个会议的开幕仪式。雨绵绵，下个不停，出门时却连雨伞也懒得带上一把。

信步走到丁字路口，向东眺望，有一条小街。向南看去，是黑漆漆的一片旷野。深圳，当今在中国已经名声赫赫，但它在我国版图上的规模，却犹如浩淼的银河中的一颗微星。若要介绍这座新城的来历，你首先就会听到一段有趣的绕口令：深圳原是广东省惠阳地区宝安县办公的所在地，属于宝安县管辖的一个小县城，它的规模更象一个小镇，甚或是一个小墟。直截了当地说，

它仅有那条唯一的小街。那条街的长度如何？若在街口点燃一支香烟，不等燃完，便可走到尽头。我第一次看到这条小街时，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正在蹒跚起步，市井初露繁华，而大体上还是原来的格局。

那天我们三个人从丁字路口向南踟行，步入幽暗、空濛的夜幕中，脚下是泥泞的土路。短短的路程，不知走了多久，好似跋涉过浩瀚沙海去参加一个陌生的宴会。当我踏在华侨大厦辉煌的门槛上时，不由得低头看看自己的鞋子和裤子，怀疑自己该不该迈进门去……

然而，那毕竟是一次愉快的采访。从人们的言谈笑语中，从亲眼目击的变化中，我感受到这座将要崛起的城市的脉搏。这里正在酝酿着什么，隐避着什么，发生着什么。短短的十几天当中，使人体会到美国女诗人在一首现代诗中那水波般的情韵——《世上的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两年不见，又该如何？

我登上花园式的楼顶，一阵强劲的风吹来，在耳边呼呼作响。此刻，我站在将近一百米的高空中，脚下是新竣工的二十层国际商业大厦。举目四望，两年后的深圳如环形银幕似地映入我的眼帘。

天空飘着银色的雾霭。远处，天地之际那淡绿色的一抹名叫笔架山，山势绵延起伏，曲线柔曼，确象是逼真的笔架，随手可把一支如椽大笔置放其间。山脚下就是整个深圳市的中心区域，两年前的那条小街为标志的老城区骤然变成低洼的盆地。其实不是它沉降了，而是城市升高了，眼前被一片茂密的钢铁水泥的森林所遮掩。

我踱向天台的西侧向下俯瞰，眼底下就是前年我和诗人、画家一起走过的艰难畏途。这回倘若不是身旁有人指点，你简直会认做看到一幅童话片的拷贝，只有平行蒙太奇的手法才能唤起当时的回忆。如今，一条宽阔的大道纵贯南北，路旁矗立着色调清

爽的各式建筑物：泮溪酒家、飞鹏商店、北国风味大酒楼……还有深圳市人民医院门诊部。称它为“门诊部”，实在有点委屈，论规模它比内地的一所正规医院还要宽绰。

西北方向是上步工业区，电子大厦如一柱擎天。在这幢高层建筑的后边，由于透视效果，缩小了正在兴建的厂房，好象一堆堆整齐的积木散布在原野上。东北方是别墅区，小巧玲珑的建筑群与大自然风光和谐地融为一体，宛如芳草茵茵的园圃中盛开的繁花，一直延伸到明镜般的东湖之畔。扭头看去，东南方却显得荒漠、寂凉、空旷，我的视线从黄褐色的土层上一扫而荡然；不过，上次采访深圳的印象提醒了我，我知道在沉寂的黄土下面早已埋下巨额的投资，成套的地下设施等于黄金的播种，尽管一时什么都看不见。附近有几台机械正在缓缓蠕动，那里一个巨大的体育中心正在平地上施工，不久就将在这块土壤上耕耘出又一个青春的花园……

如今深圳已从宝安县城上升为广东省直辖市，与历史悠久的广州大埠并驾齐驱。深圳经济特区总面积三百二十七平方公里，是一弯狭长的新月形，东起大鹏湾背仔角，西至蛇口南头一甲村。我站在国际商业大厦的顶端，视力所及是深圳的中片。凭目测难以估计中片准确的方围，大约占全市面积的三分之一吧。仅在这个范围内，削平了一座罗湖山，填平了洼地和水泊，蔚然壮观的建筑物拔地而起，使我受到强烈的震撼！

是震惊于我所见到的恢宏么？否！论气派它还比不上以“东方明珠”而自诩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深圳与内地的城市相比，也无需更多的炫耀；然而，它自有独特的风韵。我走过许多城市，住过许多地方。人们常把建筑比做音乐，请允许我别出心裁，把建筑比做京剧中的各种行当。北京，生我养我的地方，并不是出于这个缘故而对它的建筑评价失之客观，它不愧为一国京华，它的建筑物庄严雄浑，犹如苍劲的老生气派。沈阳，我的祖籍在那里，也不由于这份情缘而有所偏爱，它凝重、威猛，好象手执

铮铮铜锤的武将。上海虽然伫立着几多哥特式、维多利亚式和拜占庭式的建筑，但它温文尔雅、风姿绰约，可以比做青衣……深圳的建筑物是另一种情调，它明丽、轻盈，还有几分娇憨，使人联想起活泼的花旦，地处亚热带的建筑似乎多有这样的特点。

我所举出内地的浩瀚大城，都有三位数字以上的市龄了。在那些城市里，常常感受到的是，我们民族坚韧而缓慢的脚步和悠久历史、文化的回声。而此刻，当我站在深圳的玉楼上冷眼俯视，真正令我震惊的是这个城市的速度！目前深圳共有16万常住人口和14万暂住人口，而去年的开工面积三百六十八万平方米，竣工面积一百四十六万平方米。和内地同等人口的城市相比，它的建设速度超出百倍。它无疑是全国最具活力的一个城市。

方别两年，这座崛起的新城令人眼花缭乱。以往，在把如金的光阴当做粪土一般挥逝的岁月中，两年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时间对事物判断的公正，仅次于真理。时间以严厉的目光审视着人世间的每一张考卷，深圳在这张答卷上，递给我一团“速之谜”。我站在这里，仿佛什么都看见了，又什么都没看见！

神 秘 角

我们的车子向东驶去，前方是上坡路，出现一片丘陵地带。刚才还是薄云蔽日的好天气，忽然飘来一阵毛毛雨，夹着清冽的海风吹打车窗。车子正在从蜿蜒的山间公路穿越。眼下虽然是残冬季节，而这里的山野却是葱茏的、碧绿的。在深凹的谷底架设着游龙似的双层铁丝网，可以看到我们荷枪的边防战士牵引警犬去巡逻。铁丝网那边，高高的山岗上危耸着大英帝国的岗楼，米字旗在猎猎飘荡……

此行的目标向着沙头角，然而，这并不是排在我心中采访表上的前列日程。

在我抵达深圳的第一天，多谢深圳市领导同志的关照，委托

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来看望我。这位从事宣传工作的同行刚开过一次电话会议。旋即匆匆而至，令我深受感动。我坐在相距咫尺的一侧，促膝陈述这次采访的打算：我不想浮光掠影，但愿更加深入，争取让内地的同志通过我的拙作对深圳有更多了解。宣传部对当地的门道谙熟，请求给我以协助。

比我更焦灼的是接待处的同志。接待处负责接待川流不息的参观者和团体，而象我这样刨根问底的客人，他们却较少应对。但是，那位年轻的主人小叶很愿助我一臂之力，出于一片热忱，也希望看到描写他生活和工作的这块土地的文章。他面对我随手开列的一张采访日程表，脸上是热情的、郑重的，又略有难色。

我笑着说：“以前，有采访条件的城市我去过，没采访条件的地方也蹓过。这次有你的帮助就不发愁了。咱们先易后难，客随主便。”

按照参观者的惯例，沙头角和蛇口都是必去的地方；一个在深圳的东边，另一个在西端。于是我们先驱车前往沙头角。

驶出山坳，只觉眼前一亮，风光旖旎的大鹏湾出现在我们的右下方。海面被如纱似幔的乳白色薄雾笼罩着，平添了迷离的色彩。水中的礁石若隐若现，如同悬浮在缥缈的空中。那点点白帆的远影更吸引人的注意力，把你的心吸向很远很远……真是岛在天上卧，船在空中行。单就这匆匆的一瞥，简直以为你到了秀美的太湖呢！

拐了几个弯儿，车到沙头角。在内地人眼里，这个隶属于特区的小镇，其知名度不亚于深圳。呵，久仰！

沙头角的总面积0.06平方公里，只相当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小，住着二百多户人家。原是宝安县盐田公社下属的一个大队，几经变迁，去年九月十五日改为沙头角区，这块弹丸之地一跃而与县级单位平行。那么，它该是全国数百个县当中最小的一个小弟弟了。镇内的小街名叫中英街，三米来宽，不超过三百米长，路面本来就窄窄的，街心立着一块又一块界碑。在以前的报道中，曾

误作以街心的中轴线为分界线，其实并不是这样。分界线是不规则的曲线，忽而偏左，忽而偏右。追溯当初的依据，这里原来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填平后修成了小街。街东归我们的，街西算是香港的。街中有一棵挺拔的榕树，老态龙钟的树干植根在我们这边的土壤，分出一片生意盎然的枝叶，伸向那一边的屋檐。

沙头角不光是中国最奇特的地方，在整个地球上也算是最怪异的。横跨边界的小镇，在世界各地都有，如加拿大和美国交界的一座小镇，边境线穿过一家剧场的舞台，又穿过一所图书馆的阅览室和书库。那里分界线也很奇特，但是，在沙头角边界的两侧，居住着同文同种的百姓，而他们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却判若天渊。

在十多年前，沙头角的小街寂寞而肃杀，街侧并列着两排相似的低矮木屋和摊档，每到下午三点钟便巷静人空。住在那一边的香港公民，日子过得比我们好不了多少。他们多是无法在香港繁华似锦的中环和九龙尖沙嘴立足的穷仔，比那个社会二等华人公民更等而下之，只能在这个偏远的新界边缘小镇里蜗居。小街的生意，我淡你也淡，对方只能从大锅清水汤里捞几滴油星儿。近年来，沙头角焕然一新，变化是从小街的东侧开始的，我方的商店扩建、装修、美饰，冬天配置暖气，夏天装设冷气。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价格十分低廉。我方的商品，除了一部分是从内地组织的货源，更多是从香港市场直接采购的。

沙头角管理委员会执行深圳市委的指示，门户大开，把自己的管地建设成一个新型的边境城镇。

中英街市场的天平剧烈地倾斜，倾向于我们这一端，巨额利润源源而来，叫三步之遥对面的小老板们馋涎欲滴。仿佛是物理实验室中的现象，对方一阵子忙手忙脚，向天平的另一端一个劲儿地增添筹码，那一侧的商店也如魔幻般改观——东侧的繁荣刺激了西侧的兴隆。不同的是，对方一手递出货物，一手抓回钞票，统统塞进小老板的私囊，而我们管委会经营的全民企业和集体企

业(深圳市直接经管的沙头角综合商店还不在于内)，仅去年就获得六百万人民币的财政收入。这块巴掌大的地方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超过内地几个数十万人口的大县所聚拢的财富。

这是一场小小的抗衡。以往，在沙头角人踪寥寥的时候，抗衡往往发生在我们的边防战士和对面的警察之间，为了一件或大或小的事情，双方手指对方的鼻子争吵。如今我们的边防战士退在舞台的幕后，默默地忠于自己的职守。代之而起的是一场文明的较量。

这场较量的结果，引来无数的观众前来惠顾。伫立在这条S形的小街上，看吧，但见人潮汹涌，川流不息，比昔日上海的城隍庙、北京的厂甸、南京的夫子庙还要热闹得多。来者之中，有深圳当地人来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也有来自千里迢迢的内地。从内地过往深圳的客人，不论是公务还是私事，大多想要千方百计地搞到一张出入沙头角的特许证。有的出于好奇心，在小街上悠然徜徉，亲眼看看这座小镇的怪异风采，这样的客人属于高雅之士，而他们那困惑的目光如坠五里云雾。更多的人士目光炯炯，步履匆匆，蜂拥向商店的柜台前，用各种方言询问各种商品的价格，当他们走出商店时，一个个手提袋盛得鼓鼓的。顾客走在街心，有时会把脚踏在那条无从辨认的边界另一侧，向对面五光十色的店铺里顾盼，这时身后便会有一位配带红袖章的人开口提醒，敬请他把尊足挪回一步，这位客人当然立即服从，不过，他的脸上往往会流露出虽见梅林并未止渴的神情……

我穿过这条小街时百感交集。我想，掌握沙头角盛衰命运的管委会主人是值得自豪的，他们创造出一个罕见的奇迹：挥手之间，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镇内的百姓安居乐业，为繁荣祖国的南疆而争辉。这边一好，那边的同胞手足也跟着沾光。

但是，拂去情感的波纹，拉开一段距离，通过理性的沉淀，事实告诉我并不完全是这样。谁沾谁的光，很难说。此刻，我只

是有感于货币和价格的神奇！充斥在沙头角商店中的大量香港商品，起码说明它的成本低，效益高，投消费者所好。还得加上一个有利因素，香港是免税的自由港。相形之下，我们商品的竞争力显出脆弱性。我理解那些摩肩擦踵的光顾者的心情。倘若我的腰包里有足够的港币，也会向柜台上奋然一掷。可叹！内地客人的大驾光临使沙头角主人的负担过重。据粗略的估计，去年高达二十多万人次。在检查站口排成的一字长龙，有时竟长达一百多米。

我走向那棵古老的榕树前，树下有一块深灰色的界碑，俯身细看，字迹依稀可辨：N·04号，1898年。忽觉心头受到猛烈的一击。

屈指算来，八十多年过去了。神州大地虽几经“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变化，然而，对于货币和价格的奥妙，我们还不如古人，至今仍落在它人之后。我望着眼前人如穿梭的小街，感到羞愧。

忘却的和唤起的

深圳“建设大道”的马路边，有一间小小的餐馆，叫春苑。我第一次从它的门前走过时，未曾引起我的瞩目，因为它太小了，低矮的棚顶，简约的门脸，被挟持在一幢幢高楼广厦之间，好象蹲踞在巨人脚下的侏儒。二次经过它的门前，是经文友学强同志提醒，我才想起来，原来这是深圳成立经济特区后最早开业的一间深、港合资的餐馆。开张那天张灯结彩，大放鞭炮，还请来许多记者写了许多文采飞扬的报道，曾轰动一时。

我两度访问深圳，可以做出相对的判断，经济特区的致富是从繁荣商业开始的，包括发展饮食、旅游和娱乐，统称第三产业。以罗湖区为例，这是经济特区最初的发祥地，目前仍然仅有十六家区办工厂，大多限于来料加工。最大的是一间生产手提袋的工

厂，共五百六十名职工，最小的是一间皮革厂，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加在一起只有二十七个人。但是，这个区的商业发展却突飞猛进，拥有许多家商店、餐厅、旅馆、娱乐中心和交通运输车队，还有庞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几年来，特区内区域建制的划分不断调整，罗湖区的面积缩小了，只剩下原来四分之一的规模，而罗湖区委充分调动既有限又有利的地理条件，向“侵入”的许多强大对手竞争，区属企业的总收入并没有减少，也就是说，它在四分之一的地盘上攫得了四分之四的收入，逐年以等差级数递增。流通领域的节奏加快，吸引罗湖区所属的农村人口大量流向第三产业。昨天的“泥腿子书记”今天穿起西装革履，粗衣烂衫的农村姑娘如今打扮得青春娇艳，玉立在佳宾荟萃的大厅。当我坐在罗湖区委接待室的时候，这个区里注册的农业人口，先后已有三千七百人转入第三产业，只剩下了五百个劳动力。这个比例在世界潮流的趋向中，属于中列偏上。

罗湖区内有一条弯曲的小巷，那是与内地一样的自由市场，它和蓬勃的现代第三产业成为有趣的对比。远近农民携带了他们的农副产品络绎不绝，活鸡、肥鹅、鲜鱼、禽蛋、青青的蔬菜，任君选择，还可以讨价还价。在一般人想象中，深圳的物价高昂，可你到这里的自由市场走一走，将会发现有些东西比广州还便宜。物愈丰则降价，这是农业发展对市场价格反馈。只要肯花时间去采购，并善于家庭烹饪，摆在餐桌的佳肴将是满实惠的。自由市场是原始贸易的归真返朴，我们兜了三十年的圈子才重新发现它的妙意，它是市民生活必不可少的补充。但在这个簇新的城市中，更象是一个历史的陈迹。

倘若你步入第三产业的王国，在踏上餐厅台阶的一刹那，得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需掂掂自己荷包的分量。一道菜摆在你的面前，任凭北方佬有再丰富的想象力，总是低估了它的价格。原来它的成本是把洁白的桌布、芳香的毛巾、精致的餐具、和谐的灯光……直至服务员那妩媚的笑容一概计在数内的。尽管如此，遍布

深圳市区的粤菜馆、川菜馆、京菜馆、鲁菜馆和维扬菜馆仍然高朋满座。他们当中决不都是腰缠万贯的富翁。在这里，人们对进餐馆的概念扩大了，不仅限于填充肚皮，还象征着社交、友谊、谈恋爱……和追求舒适环境的享受。不象在北方大多数餐厅谁也不愿意花钱去找气受，饭没吃饱，人先气饱了，还领受一盘肝炎病毒。这番浅显的心理，许多人经商多年却不得要领，而被现代的第三产业奉为经典。这就是第三产业的魅力所在！而魅力则神奇地转化为价值和财富。

市办的旅游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多以深、港合资的方式经营。

香蜜湖度假村——多么动听的名字，好听得近于甜腻。命名者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先生，据说他只认识两个字：冯九。

冯先生是香港的地产商人。今年四十二岁。在商贾群中有些人故作斯文，附庸风雅，冯先生不在此列。他毫不做作，骁勇、爽直，但不乏机敏。他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就靠翻修一条破烂的小街赢利发家了。他曾在澳门的赌场上输个精光，后又在香港的地皮上重获万金。或许，正是由于他目不识丁的缘故，迫使其它感官趋于发达。几年前，当他从深圳驱车向西驶去时，中途跳下车来，一眼就看中眼前的这片土地。

这里荒无人烟，但离深圳市的中心只有几公里，往返于罗湖桥火车站的交通也很便利，这是兴办旅游业的老板心目中理想的乐园。特区政府支持他，很快签订协议。冯先生又从香港邀来几位董事，不料那几位董事看过这块不毛之地，都纷纷落荒而逃。

冯先生套一双水鞋，每天奔走在工地上，和建筑工人们一起蹒跚胶泥。他有一位得力的贤内助，是祖籍山东的香港淑女，替他排难解纷。遇到犹豫的事，他伸出拇指向脑后一甩，同时把头问下一点，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好象向天向地都义无反顾。我方的经理刘连俊同志是五十年代初的清华大学学生，沉着、干练，和冯先生合作得很默契。工程进展迅速，从破土到开业，只用去